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出

○逆順第五十五

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註證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此言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

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焯焯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
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
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
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
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致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
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按史記野蠻之時神農時世衰
諸侯相侵伐野蠻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又按龍魚河圖
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鐵頭食沙威振天下
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
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
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二書似泐然殺
蚩尤則真宜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
四句又見素問瘧論上工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
論逢蒲蒙切焯音靠詩板篇多將焯焯朱註云熾盛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
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此四等
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爲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
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
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情歸耳焞焞者熱之甚
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脉之未清也此皆邪
盛之時病勢與脉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
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
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脉
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

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為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惜乎東垣丹絳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由止瘧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為甚速云

○五味第五十六

篇內詳論五藏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腑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別彼劣切下俱同

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腑皆稟氣于胃卽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卽營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柰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

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
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
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別音鯨行音枕搏音團周禮矢人凡相筭欲生而搏咽音烟此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爲營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
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
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
五藏六腑所以灌漑五藏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
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其大氣即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即胸中又名虛

命曰氣海

上氣

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去之鼻中出

氣爲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爲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積至一晝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積行八百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穀則穀化之精氣衰至一日則氣少故晁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饑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秬米

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
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鷄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
苦葱辛水 稗

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菰米飯牛
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
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鷄
肉桃葱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

色屬土甘味屬土脾

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

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
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
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
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
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
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
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
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
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卽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

入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也金尅木故

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

尅水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

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裁參看

按宣明五氣篇

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

甘食

肝色青宜食甘稗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小大

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
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

此文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
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
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
以泄之腎苦燥急宜辛以潤之至未又云肝色青宜食
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大肉
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
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
色黃宜食鹹啓元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
腎爲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開關利而胃
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
此節與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

內有水與膚脹
字義按各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
之

此帝欲問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
故宜有以別之耳

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爲窠

俗云卧蚕

其微有所

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其目窠上必腫也

頸脈卽人迎穴也此脈動于頸而欬動于內在陰股則

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

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

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謂之水

啓元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脈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爲水又按本經五癰津液篇云五穀之精氣

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髓而不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凝而下下

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經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滂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也按其手足窅而不起則當知新

隨手而起為有小水而窅而不起為有風水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鑿鑿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鑿鑿然而

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窅而不起

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為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

成此膚脹者乃曰寒氣所客似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窅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窅而不起則當知

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
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
筋起此其候也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

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

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

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歧伯曰名為鼓脹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歧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

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

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

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癥而內着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癥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爲候也

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衄以閉止日以益大狀如懷

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